

名人与滁州

梧桐掩隐下的名人故居

□作者:张祥林

一场小雨,蕴满古城的湿润和暖意,陋巷深处的榴花星星点点地绽开了,街边的梧桐树叶掩映着“江源泰”陈旧的窗口。今年4月,尘封的老宅院迎来了久违的后人。

来自上海的张忠先生是江源泰的第三代亲属,表兄金戈先生来自长春,近代安徽教育家金延泽的儿子,两人均年逾古稀,在几位本地文史工作者的陪同下,走进了百年沧桑的两层小楼。登上转角的木楼梯,徜徉拱券走廊,推开井字形隔花玻璃门,环顾天花地板的厅堂,尘埃寂静中的老宅似乎在向后辈无声地诉说着曾经的繁华与落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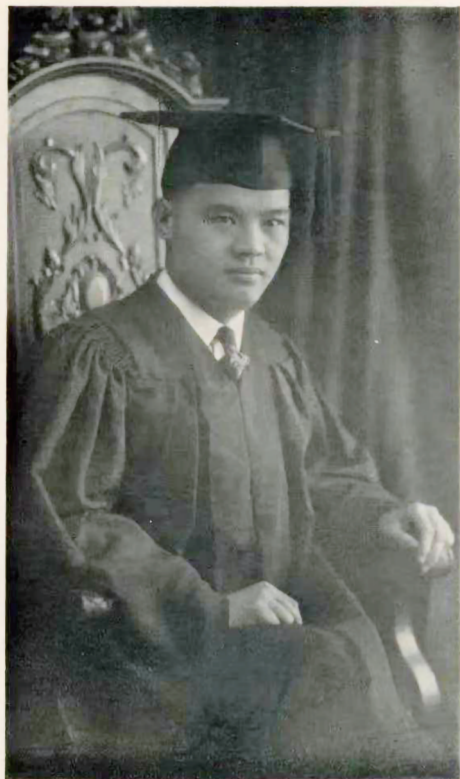
江抚青二弟张庆楨(1904—2005),早年考入东吴大学,专修法律,后留美深造,1930年获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学位。先后任教于厦门大学、中央大学、台湾大学法学院,凡四十年,培养大量人才。夫人汪慧芬出身于安徽全椒汪家望族,贤淑淑惠,相夫教子。抗战胜利后,夫妇俩带儿子张灏回到发祥地“江源泰”探亲,让少年体悟家风传统和古城的文脉。也许他们也没有想到,若干年后,张灏成为哈佛大学博士、俄亥俄州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教授、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、当代思想史大咖。张灏擅长中国思想史,特别是近代思想史研究,他的多部著作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影响,张灏提出过多个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关键概念,目前在相关研究中仍在被持续讨论。光凭这一点,这座故居就令世人瞩目。

三弟张庆栢(1906—1978),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航海管理系,公费留美,获远洋运输管理系学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。1942年回国,先后在上海、汕头和天津招商局任副

经理和经理等职。据其家人记述,1950年他担任天津海运局副局长,受中共委托赴香港招商局,说服老部下率13艘海轮起义,成为新中国首支远洋船队。

四弟张庆松(1908—1982),1932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,留美博士,他是我国耳鼻喉科和变态反应科的创始人。长期担任北京医院院长和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,医术精湛,威望颇高。也许受到张庆松的影响,张家后代在医学领域频出人才,张溥、张澍、匡培根等蜚声京津沪。

“江源泰”的第三代、第四代数十位子女,如今都成为专家学者,分布在海内外。本次来访故里的张忠先生为张庆栢的儿子,退休前在上海从事工程技术和行政管理工作,十年前他曾悄悄来探访故居。这次来,他将五位前辈的生平资料捐给了琅琊区档案馆。张忠告诉笔者,他访问故居一直在思考:为什么滁州“江源泰”百年间走出一代又一代杰出人物?他认为,爱国爱民爱教育爱学习爱事业是他们成功的主旋律!



张庆楨 法學士;文學士(中公)
安徽
C. C. CHANG, LL. B., A. B. (China Inst.)
Anhui

▲二弟张庆楨早年照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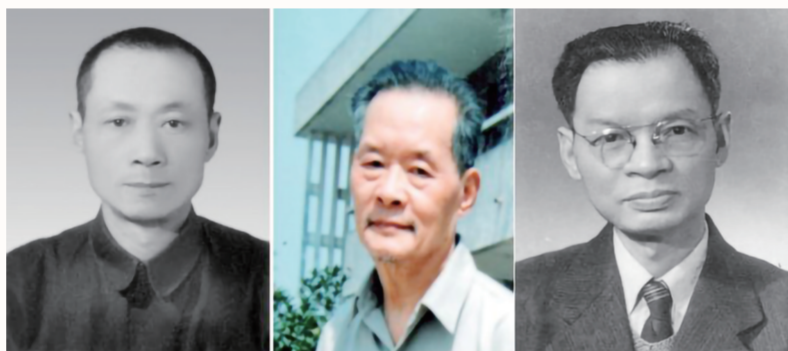


▲张庆楨晚年与儿子张灏夫妇合影

清末,津浦铁路开通,给滁州这座江北古城带来了工商业的兴盛,也带动了人口的聚集。张凤池一家祖上从浙江迁滁谋生,凤池从小受外祖父江氏的恩养,长大继承了外祖父的产业“江源泰”而从江姓,并约定张氏后代皆以长子继姓江。凤池先后娶二妻,育有五男二女。凤池于1922年不幸病故,21岁的长子江庆桐(字抚青)挑起了“江源泰”商号的大梁和培养弟妹的责任。抚青的担当源于儒学和家风的熏陶,他的家业发展也正巧赶上了民国建设的“黄金十年”。自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期,“江源泰”瓷号生意风生水起,日趋兴隆。江抚青带着辍学的小弟张庆栢风里来雨里去,奔走于滁州和景德镇、镇江、无锡、宜兴之间,经营瓷器、锅窑以及棉纱洋油等,货真价实,信誉第一,财源滚滚而来,于是置地盖楼,成为滁州大富之一。

“江源泰”鼎盛时期在滁州最繁华的中心街营业房31间,走过西桥,鼓楼大街还有20间房产,在乡村置有150亩庄田。这栋具有中西合璧风格的二层楼房,位于古城繁华地段棋盘巷与金刚巷交口处,共有18间,约四百平米,拱券廊柱,梯台转承,厅堂宽敞,门窗雅致,当时可谓古城数一数二的时尚别墅。一百年风雨过后,如今虽然尘封老旧,但仍然给后来者以仰视与喟叹!

从这栋老宅的时空里,可以推演当年主人所具有的传统理念与开放眼光。“江源泰”的实业兴盛得力于二代长兄江抚青和五弟张庆栢(1909—1998)的运筹与操持,经济为实用,读书志方向。儒商精神与殷实的家财确保了其他三兄弟接受了良好的学业教育,从而成为国内外著名学者。



▲长兄江抚青,五弟张庆栢,四弟张庆松

笔者也在联想,“江源泰”的盛衰与时代变迁、与她的子孙的成长有哪些内在的逻辑链条?

诚然,百年的“江源泰”经历过太多的风雨变故。他们两代人不愧为有识之士。20世纪前期的“黄金十年”江源泰抓住了走向鼎盛的机遇,1937年日本侵略则是其衰落的起点。民不聊生迫使“江源泰”产业萧条,张家人迁徙到大上海谋生求安。兵荒马乱的年月,“江源泰”业主受过敲诈恐吓,宝宅里曾驻过一个连的军队。

1949以后,张家人慷慨将“元泰纱庄”房产捐给国家。此后,政府组建的花纱布公司、国营百货公司先后在这栋楼里办公。1966年,这座院落竟然成为看守所……而这一切,“江源泰”后人如同隔岸观战。

时光荏苒,“江源泰”老宅变换过一茬又一茬居住者,院子的大树被伐去了,院落格局又添加了一些附属建筑,通向金刚巷的后门一直关闭着,任凭风雨的剥蚀,老宅如同一位历经风霜的老人,默默不语,鲜有人知道她的故事,大兄江抚青、大国医张

庆松、大学者张灏等等“江源泰”前辈一个个陆续故去,留给后人的情结有浓有淡,三代四代很少有人再回来探望故居。

多年来,滁州的文史工作者一直关注呼吁对“江源泰”老宅的保护。撰写文章,收集资料,不亦乐乎。其中之一的徐茵女士,1953年以后曾经作为税务局干部的子女,从出生到童年随父母居住在这栋楼里,于文史之上更添了一份情缘。张忠、金戈两先生这次来访,徐茵便是牵线人。她与二位后人在故居面街的后墙边留影,墙上挂着一块标牌:“历史建筑 江源泰 滁州市人民政府 2019年8月”。张忠良久地注目,感慨而动情地说:“‘江源泰’是我们的家,这里是历史,是传承,是说不尽的故事,是我们父辈和家人共同的根!”

是啊!寻根问祖是中国人延续千秋的文化传统,“我从哪里来?”也是人类共同的追思。故居就是根的载体,文化精神的寄栖地。

我们一行走出“江源泰”故居,路旁的梧桐树枝繁叶茂,在和风中摇曳,给苍老的老宅增添了一道青春的风景。



▲故居图



▲“江源泰”通向金刚巷的后门

桑枣,桑枣

□作者:王晓兰

与好友相约漫步天长汉河老街,脚步不自觉地走高邮湖埂边一棵桑枣树下驻足,在我们老家,桑枣树被称为桑枣树,那酸甜可口的果实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桑枣或是桑枣子。望着满树紫黑晶亮的桑枣,儿时记忆如潮水般涌来,馋虫瞬间被勾起,伸手摘下几颗,放入口中,酸甜滋味在舌尖散开,往事也随着这熟悉的味道,一点点清晰起来。

“最是一年景好处”,在那物资匮乏的童年岁月里,桑枣便是大自然赐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。每到桑枣成熟时节,老家的孩子们恨不能化身为一一只勤劳的小蜜蜂,飞上那挂满桑枣的枝头。

老家的每一棵桑枣树,孩子们都是清楚记得的。哪棵树的果子大,哪棵树的果子甜,各人心中自有“排行榜”。

放学后,沿着固定的“寻宝路线”,孩子们奔向那一棵棵桑枣树。树底下够得着的桑枣,眨眼间就被瓜分干净。

望着树顶那一串串饱满诱人,在阳光下闪烁着光泽的桑枣,大家干着急。这时,终于等来了一个胆大机灵、身手敏捷的男孩子,只见他“嗖嗖”几下就爬上树顶,坐在枝丫间,大快朵颐起来。

树下的孩子们只能仰着小脸,迎着枝叶缝隙里的阳光,满脸讨好,齐声喊着:“摇树!摇树!”树上的孩子听了,自恋得到了极大满足,吃个差不多后,开始“为人民服务”,使劲摇晃树枝。

霎时间,紫黑的桑枣纷纷落下,砸在泥土地上,溅起些许尘土。眼疾手快的孩子立刻冲上前,小手一罩,宣誓了主权,那些慢了一步的孩子,只能望“枣”兴叹,眼巴巴地等待下一次机会。

捡到果子后,洗,那是不可可能的,至多象征性地用嘴一吹,自我安慰地以为已经吹掉了那上面的浮灰,然后便迫不及待直接吃进肚里。

其实,于我来说,究竟什么时候吃桑枣,是非常纠结的。上学路上吃吧,很容易因为贪嘴而耽误时间,迟到不说,进了教室,那满嘴满手的乌紫色汁液,一下子成了难以抵赖的“罪证”,要是被老师发现,少不了一顿批评,丢不起这个人。

放学回家路上吃吧,如果耽搁太久而晚归,一进家门,还是被染色的手和嘴所出卖,大人们一眼看穿,摆起脸来,还得百般讨好,方能免于受责。并且有时候,桑枣的汁液还会把干净的衣服弄得斑斑点点,要是碰上家长心情不好,免不了挨一顿训。

可即便如此,只要有桑枣可吃,哪里还顾得上这些,“果熟堪摘直须摘,莫待无果空摘枝”,先满足了口腹之欲再说,

其他的都抛到脑后去了。

那时,于我们老家这群孩子,还有一处尴尬:我们庄子的邻家是另外一个庄,他们的桑枣树,结出的果子又大又甜,可他们庄的孩子不知为什么,居然不吃桑枣。

我们只能像小偷一样,慌慌张张去摘,匆忙吃完枝下的,又趁着四下无人,几个小伙伴合力摇晃树干,赶紧捡些掉落的桑枣,匆匆塞进嘴里。生怕被另外一个庄子的孩子撞见,否则,会落得他们狠狠地鄙夷和嘲笑。

每次被他们嘲笑后,我们总下定决心下次不再去吃,可到了第二天,又不由自主地走到树下。

如今,再次站在桑枣树下,桑枣依旧如往日饱满,我与老友一起品尝着这熟悉的味道,再无人争抢。

桑枣的滋味较从前似乎亦没有变化,可一起抢桑枣的小伙伴们却已各奔东西。岁月匆匆,“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”,唯有这桑枣,依然年年挂满枝头,见证着时光的流转,承载着我们再回不去的童年记忆。



文化动态



凤阳“三花”传承与发展研讨会在滁举行

6月14日是2025年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”。当天下午,凤阳“三花”传承与发展研讨会在滁州学院举行。会上“凤阳‘三花’研究展示中心”揭牌。

凤阳“三花”是指凤阳花鼓、花鼓灯、花鼓戏这三种流传于凤阳及其周边地区的传统民间艺术形式,前两项是国家级非遗项目,后者为省级非遗项目。凤阳“三花”综合了歌、舞、戏的艺术特色,展现了滁州民间艺术的独特魅力,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与会专家们建议,要加强对凤阳“三花”历史渊源、艺术特点、表演形式等方面的研究,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文化故事和价值内涵;要注重传承人的培养,通过师徒传承、学校教育、社会培训等多种方式,培养一批热爱凤阳“三花”艺术、具备

专业技能的传承人才;要积极探索凤阳“三花”与现代科技、现代艺术的融合创新,利用新媒体、数字化等手段,拓展其传播渠道和表现形式,让古老的凤阳“三花”艺术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;要加强政府、高校、社会组织等各方力量的合作与协同,形成合力,共同推动凤阳“三花”艺术的传承与发展。

会上还发布了《凤阳“三花”传承与发展倡议书》,倡导增强传承意识,加强人才培养、推动创新发展,加大宣传力度,增强凤阳“三花”艺术传承的责任感和使命感,探索凤阳“三花”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,以更加多元的方式呈现出来、传播开来,创造出更具吸引力的艺术作品,让凤阳“三花”的艺术奇葩绽放得更绚烂、更精彩。(张平 邹恒)